

散文
文集



文平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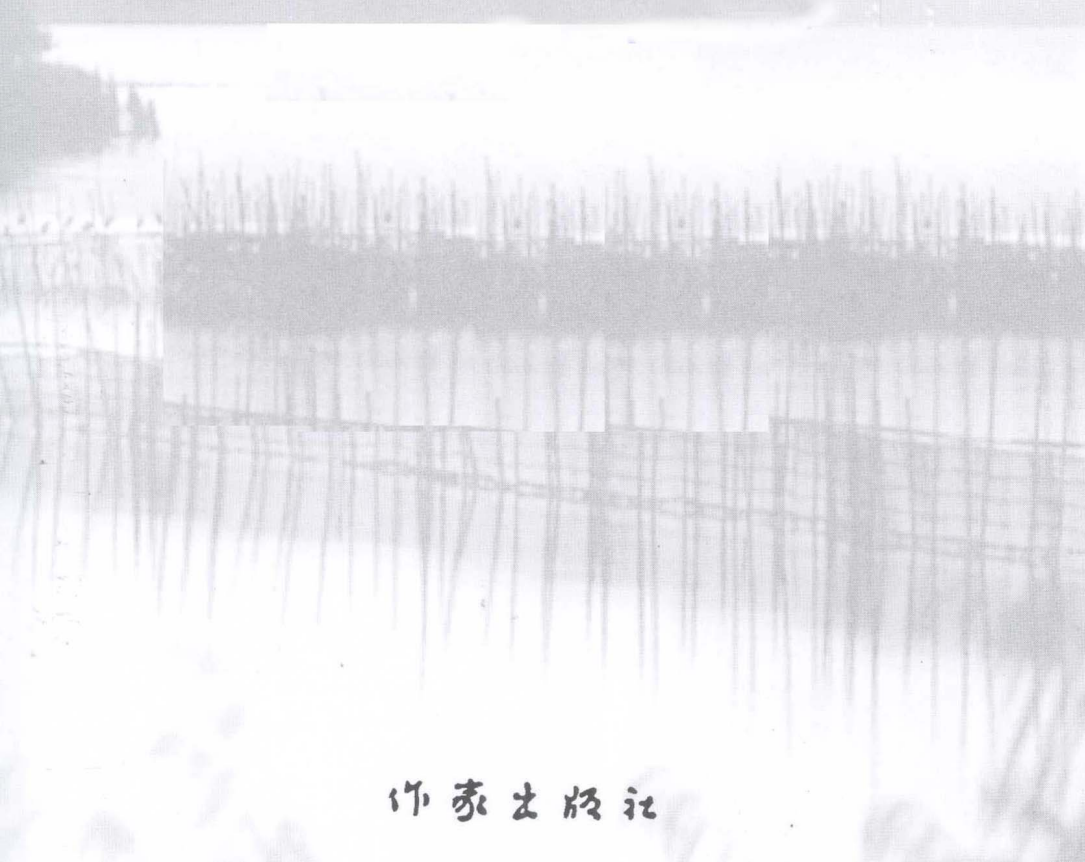
明望堂琐记

作家出版社

散文集



明望堂琐记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望堂琐记/文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 5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31 - 0

I. 明… II. 文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67824 号

明望堂琐记

作者: 文 平

责任编辑: 张玉太

装帧设计: 源大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5 × 230

字数: 280 千

印张: 28.7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31 - 0

定价: 3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 言

张玉太

文平的散文集《明望堂琐记》即将付梓，由我担当责编，甚是高兴，因为他的短篇小说选《乡井》和他的《文平诗词选》都是由我为他作嫁的。

文平说，这些文章是他近三十年来写的东西，有一些没拿去发表过，这些日子翻箱倒柜剪辑、张贴、归类成册，约我看完后谈谈想法。

一下子想不起该怎么回答。这些美文文思隽永，可谓各具特色，我想谈的很多，但如何下笔，怎样才能概括他的人品和文品呢？

思来想去，需要找个切入点，写一篇东西，但一直不得要领。忽一日我想到儿时在乡村看京戏《空城计》诸葛亮的一句唱词“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”，唱出了诸葛亮的潇洒、从容、平和。好啊，这篇文章有了。

文平是小说家，编辑家。名气不小的作家贾平凹、莫言、

刘恒、王安忆，及一些初露头角的文坛新秀，他都曾参与组稿、阅稿，并与作者就文章进行打磨、推敲、润色，但他并不借此张扬。他生活在“自在”的境界里，对名利极其淡泊，什么功名利禄，酒色财气，全无挂怀。这么多年，任凭朋友熟人一个个地升迁，或骤然大红大紫，风光无限，他自个儿只顾悠哉游哉，自得其乐。闲下时，会把两根香烟接在一起，有滋有味地吮吸着，享受着，一边写他的千字文，做他分内工作。他喜欢喝红茶，家里人偏偏劝他喝绿茶，无奈之下，他便将红茶绿茶放在一起沏，是什么味道？个中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领略。文平就是这样一个散淡、平和的人。他出身于农村，大半生在城里度过，可思乡之情却一刻也不曾淡漠，他总是怀念故乡的田野、草木乃至破旧的屋舍、洒落着牛屎的弯弯小路。他很怀念自己的故乡，有他的小诗《明望堂》为证。

明堂空钩月，望郎推柴门。

村夫不识士，向背游云中。

钟山乘去楼，双河减半身。

龙泉寂寂处，有声问无声。

文平爱穿布底鞋，休闲衣裤，似乎对西装革履有着天生的抵触；听说他出国都不穿西装，就那么素面朝天的见洋人去。时下，这个样子的“做派”已很少见。我将他的种种行状视为散淡，认为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正的自由，而又不是“做”出来的。自然，作为文人，也有张扬的时候，比如他年届六旬

又老来得子，也是人生一大幸事，他便着实地高兴了一回，又是饮酒又是赋诗，喜笑挂于颜面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不禁令人想起老杜的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。但那恰恰表现出文平天真质朴的本色。

都说文如其人，的确如此。文平文章也正像他的为人，一向淡雅，质朴，醇厚，读起来仿佛在喝一杯清茶，或是嚼一枚橄榄，越读越觉口角生香，韵味层出。在世风喧嚣、人心浮躁的当下，闲暇时翻翻这本《明望堂琐记》，给人带来的是一份晨风一样轻微、山溪一般爽快的清凉。

文平笔下淡而不寡，是那种特别耐读的浓后淡，是绚烂之后的平淡，而淡淡的雅致里，埋藏着深厚的生活积淀和文化底蕴，加之笔力沉实，字里行间总有一股神韵在忽隐忽现地游走。其实，这样的文章写起来最为不易。由绚烂至平淡，说来简单，然而，有一定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，那是一种大境界，须将功夫熬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方可获得。作为多年好友，我私下里为文平窃喜并艳羡——他已然畅游在这种境界之中，说句玩笑话，他似乎有资格“笑傲江湖”乃至“华山论剑”了。

在《明望堂琐记》里，文平记述琐事，白描风物，咀嚼友情，鉴赏文章，品人论事专爱直抵性情，炼字造语每每平中见奇，挥写得舒缓、轻巧、妙趣横生。

第一篇《难醉陶然》，算是写风物的，我觉得就好。写陶然亭，通篇都是妙语。先淡淡地写亭的格局和渊源，接下去却别有意旨地说，“解放以后，陶然亭一带修了公园，亭台楼阁，山水花木，很有一些野趣。只是慈悲庵这座小小院子却从

此少有来人问津，屋内积满灰尘，檐下住了鸟雀，晚风吹到坚硬的蜘蛛网上，嘭嘭嘭地响，好似听到琴弦断裂的声音，很有些怕人。”表面是在描述，实则含不尽意味于其中，会心的读者当不难解出笔底的兴衰变迁之慨。文末写到一个曾唱过京戏的守门人，爱喝寡酒，常常一个人于枯槐底下寂寞地唱《捉放曹》：“一轮明月照窗下，陈官我心中乱如麻……”文章结尾收得很是蕴藉，他是这么写的：“然而，除了整座院落的冷觉和空寂以外，他终究不能听到任何一点声响。唯有镌刻在屋门柱上的一副对联在灯光下熠熠生辉，那依旧是白居易的‘更待菊黄家酿熟，与君一醉一陶然’”。行文落寞，沧桑，飘逸，雅致，仿佛没写什么，又仿佛是写了很多很多。我觉得，这不是在写人，也不是在写亭，而是在写一段历史，而流荡于其间的复杂情怀是那样的叫人沉想不已，品读之间自会生发出许多的感慨。文章写到这个份儿上，真该说是进入某种境界了。再看看时下顶着文学之名且多如过江之鲫的“作品”，心浮气躁，花里胡哨，看上去很是美艳迷人，实则地地道道的垃圾文字，可悲的是，那些东西竟能覆盖大小书刊摊店，欺世愚民。世事如斯，令人不能不发“一声叹息”。而文平的难能可贵也恰恰正在于此。

我还特别欣赏他的文章能从生活出发，却不违心地美化生活，比如他写到父亲母亲，写得是那么平淡自然，真实可信，他在《寻找父亲》一文中写到他父亲赌博成性，败坏了家业；他又在《三三》一文中写到他母亲年轻时生活不够安分，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他对父母的那种亲情和眷恋。请看他在《读

父》一诗中如何评价自己的父亲：

苍黄半世虚，伤深常緘忆。

南街点滴稠，北檐星月移。

风过窗影乱，虫隐草木稀。

最是迷离时，无为到憔悴。

他的这些怀人之作，与写风物的篇什一样的淡，一样的好。他淡淡地写别人，其实也是在淡淡地写自己——起码是映射了自己。在《好人刘绍棠》里，他说刘绍棠，“有时候甚至呆板到能把衣服的纽扣扣错”，“真的很像一个天真的孩童，一个稚气未褪，心地纯净的孩童”，“总是在一口井里挖掘，不停顿地去描绘京东大运河、运河人家”。质朴的文平和同样质朴的刘绍棠结为友好，他们的为人为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他在《采访四记》中写管桦，也有夫子自道的意味。他由管桦家中那幅被他许为“管竹”的墨竹，生发出许多意趣，“那既无旁枝侧节又无杂乱颜色的笔直和纯净，使我想到苏轼的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；想到李清照的百竿高节拂云齐，千亩谁人羡渭溪；想到管桦其人管桦其竹，并隐隐约约从中体验到一种意蕴一种精神”，继而写自己离开管桦处时，“感到空空的进去，满满的走出”。这不是也在写自己吗？读着，好似在喝乡村的土井水，清冽，沁凉，缓缓地过滤着你心中的虚荣与浮躁。在文平的笔下，情与景，物与我，都那么浑然一体，难分难解，淡淡的融成一片。我最喜欢他这种浑然蕴藉、

游走无迹的笔法。说是淡，可内里那种浓得化不开的韵味又叫人浸润其中，不能自拔。好的文章，能移人性情，又能开阔人的胸襟眼界。而能令读者有如此收益的，只有这种有境界、有内涵、文气充沛的好文章才能做到。

如果说本书存在缺憾，我以为，有的观念受到历史的局限，带着那个扭曲岁月的时代特征。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存在决定意识嘛。

行文至此，我想提说一下，散文集的原名叫《死活不弃》，文平说，书中写的都是关于人生、关于人性，和死活都有关系的，可我觉得这个书名有些沉重、单调，缺乏那么一点美感，我建议他改成《明望堂琐记》，这题目显得有种散文美，有韵味，且有种淡淡的情思。文平欣然应允，我也甚感欣慰。

眼下，文平已到随心所欲之年，可喜的是身心两健，性如顽童。我愿经常读到他妩媚淡雅的新作，也愿经常收到他聚会小饮的邀约——在他家楼下的山西面馆，吃着筱面卷、拍黄瓜，品着杏花村的竹叶青酒，畅谈人生感悟和文坛趣事，岂不快哉！是为序。

2009年2月19日 于临风斋

目 录

序 言

张玉太 / 1

死天活地

难醉陶然	/ 3
玩 笑	/ 6
半聋半哑	/ 8
明望堂琐记	/ 11
花 镜	/ 17
蚕 沙	/ 19
文 鸟	/ 21
六福客栈	/ 23
四季花	/ 26
盘 根	/ 34
飞来钟	/ 36

湘西纪行	/ 39
游龙潭	/ 56
窑台茶馆	/ 58
春天，总是美好的	/ 62
南宁的热	/ 68
自己捡的红豆	/ 71
相思湖边	/ 74
真的绿	/ 76
滴水声声	/ 78
桂海一秀	/ 82
种瓜得瓜两解	/ 87

死去活来

寻找父亲	/ 93
后 来	/ 101
那盘石磨	/ 107
老 胡	/ 115
好人刘绍棠	/ 118
老 顾	/ 123
酒鬼与画家	/ 126
三 三	/ 128
采访四记	/ 137

管 桦	/ 137
陈企霞	/ 139
徐 迟	/ 141
程玉英	/ 144
酒 鬼	/ 146
不会忘记他	/ 148
破烂儿	/ 151
疣	/ 154
三 味	/ 157
长长一溜阴影	/ 159
《民族文学》小说组	/ 162
韩公昌熙	/ 166
言 子	/ 170
脸皮儿	/ 173

小说死活

活 水	/ 179
死 结	/ 206

生吞活剥

《荒原》序	/ 323
《凶年》序	/ 327

审读《怀念狼》	/ 331
从神童到土著	/ 335
谈味儿	/ 350
抽象追求	/ 356
耐人寻味是《梅雨》	/ 367
一部感人至深的好书	/ 370
灵魂震撼	/ 373
《山魂》沉重	/ 377
且说《哨兵》	/ 382
凝重的《紫墙》	/ 388
《民族文学》第六期短篇小说	/ 395
少数民族改革题材小说刍议	/ 407
西去断想	/ 425
好大一棵菩提树	/ 430
出好书也难	/ 434
振兴之振兴	/ 437
得失甘苦说创作	/ 439
河与山	/ 445

死天活地

难醉陶然

有多少四合院，就有多少故事。北京四合院太多，有一个叫慈悲庵。叫这么个名字，但没有庙宇神像，没有和尚尼姑，平平常常一座院。门不大，朝东开着，四厢里都盖了房，所不同的是靠西面的三间有屋顶而无墙，像个过厅，可以从厅中一直走出去，见到的是碧绿一片池水。这过厅有点来头，建造者是清朝一个工部郎中，他从白居易诗中取“陶然”二字为名，便是后来的陶然亭。

名人可以筑起一个亭，却不能使这座院子昌盛，全都是因为这地方太偏、太荒。只有到秋天，满眼的芦苇野鸭才能招引一些失意的文人墨客，他们从京城四处聚到这亭里院里，喝酒，做诗，作画，评说天下不平事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不必靠谱儿，如同这座空洞的院落，没遮没拦。

也有过辉煌岁月。青年时代的毛泽东、周恩来和李大钊都在这院里开过会，至今，南边一间小屋还存下木箱一只毡子一

块以及笔墨等物，据说那是李大钊用过的，不知是真是假。

解放以后，陶然亭一带修了公园，亭台楼阁，山水花木，很有一些野趣。只是慈悲庵这座小小院子却从此少有来人问津，屋内积满灰尘，檐下住了鸟雀，晚风吹到坚硬的蜘蛛网上，嘭嘭嘭地响，好似听到琴弦断裂的声音，很有些怕人。等到八十年代初，院子的主人在睡过一个长长的觉做过一个长长的梦后，忽然醒悟，把房租了出去，租给一家文学杂志社，以为这样才叫物尽其用才可以渗透出一种文化味儿。何况，每年尚有租金三万元。过了四年。院子改租给一家研究红楼梦的公司，原因之一是这公司的房租可以出到六万。水涨船高，见了钱当然喜欢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不明不白中“皮包”公司悄然消失，想找人算账都没个一准地方，只好哑巴吃黄连，往肚里咽吧。等苦处吃够，人会很快忘掉，于是胆子更壮，照老样儿走下去，绝不回头。

慈悲庵里办起了展览。有实物也有图片，有油画国画也有手工剪纸，高低档一齐上，创意不错水平也不低。到陶然亭的游人不少，但一走到小院门口便脚步打住，硬是不买这账。过了两月，只好撤掉展览，策划着零售生意，屋内摆几张桌，卖水果卖面包卖冷饮，或者卖古钱币卖纪念章卖工艺刀枪、文物字画等等。这一回热闹些日子，每天收入可到六七百元。想不到会有竞争，离小院不远处的水边搭起一排六间的活动房屋，经营同样的商品，因为地界好生意也就兴隆发展，愣将偌大一个慈悲庵挤垮挤掉，于是冷寂难免，空空落落依旧。

如今，经常与这院子相伴的只剩下两个守门老人。在前的